

# 月光

电台DJ的爱恋。  
后青春期的孤独。  
看得见的自己和看不见的自己说话。

惠子 著

联袂推荐

许巍  
陈晓楠  
尹丽川  
林一峰  
陆凌涛  
王珮瑜



# 明月光

惠子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月光 / 惠子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0652-872-3

I. 白… II. 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461 号

## 白月光

惠子 著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序

## 看得见的自己和看不见的自己说话

做DJ的生活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难忘的。感谢惠子的故事让我又回忆起那段日子，而这感谢后面多少还是带着些钦佩和嫉妒的：钦佩她有勇气敞开电台直播间的大门给原本听收音机的人，嫉妒她能把自己貌似有趣实则单调的电台DJ的生活编织得如此跌宕。

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很钦羡电台DJ的工作，可以和看得见的自己和看不见的自己说话，而这话还有人愿意听，愿意分享，愿意共鸣，于是成就感油然而生。而大多数人只看到这成就感即便钦羡之，追逐之，趋之若……，不一定是莺，但至少有些盲从和冲动，殊不知这成就感的代价挺贵的，其实细细想来，其他行业应该也大抵如此，成就感贵却用钱买不到的。

所以，感谢、嫉妒和钦佩继续交织着……

感谢惠子把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自己撕扯开来，而这自己貌似也有陆凌涛的影子，黄凡的影子，伍洲彤的影子……

都说电台节目最好做和最不好做的就是夜间节目，好做是因为故事很多，不好做也是因为那些别人的故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很难不影响到自己，夜间节目主持人不是心理医生，也不应该是，

或许能做个倾听者已经很难了，有心人则能把这些别人的故事和自己的故事串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了惠子的这本书。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如果你想了解电台主持人除了每天或者每周坐在话筒前那几个小时之外都在做些什么，或者为了这几个小时都做了些什么，这本书应该是最清楚和透彻的，但其实你最该做的还是把它当作一个美好的故事，千万别当真，每个DJ都有自己的生活，但或许只有DJ的生活才是所有职业当中最入戏的。

有位前辈曾经告诫我辈DJ：做主持人的总是有两个自我，大我和小我，他我和本我，看得见的我和看不见我。当时听起来总觉得头大，在离开直播间很久以后，我似乎才慢慢地明白，这么多的我，其实加在一起才是真我！

感谢惠子。这段故事，这段回忆，这段青春，这段生命的必经之路，我们曾是同行！并一起走过。



（陆凌涛，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台编辑主持，资深电台DJ）

# 引子

白月光患有比较严重的强迫症。

关于强迫症这件事，白月光听过的最得心意的说法是：所有的天才尤其是艺术家都有强迫症。尽管这句话每每会引起白父极大的反感。

白老爹是个半吊子中医，他在白月光背包里装的那本流行的《身份的焦虑》的书底上写道：“中医学没有强迫症病名，它的症状与中医的‘惊悸’、‘怔忡’相似，一般虚证较多，但也可以有实证。强迫症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禀赋不足，素体虚弱或久病失养，劳欲过度，气血虚弱，心失所养，以及平素心虚胆怯，突遇惊恐，逆犯心神，病变主要涉及心、肝、脾三脏……”

白月光看到书后面这些话的时候正在上厕所，尽管气不打一处来，她也沒辦法迅速冲进房间里去质问她老爸。所以她半气半怒地抽完了手里的那根中南海。回头在马桶盖子上找了半天，发现那个小烟灰缸被父亲洗过之后又忘记放回到原处，于是她只好把烟头在

铁红色的下水管道上蹭灭，转身丢进手纸篓，她冲了水，揉了揉久坐得有些麻痹的小腿肚子，抬手又冲了一次水，走出洗手间。

洗了手之后，白月光忽然感觉那个烟头似乎没有完全熄灭，她把书夹在胳肢窝里，又推开厕所门，看了看纸篓，随手拎起热水器的莲蓬头，开了水管浇进那一坨坨的手纸里，大约有五秒钟，然后她关了水，再冲了一次马桶。

你在干吗？白爸爸从一杯已经喝得发白的浓茶里抬起眼睛问女儿。

白月光没有回答。把一直夹在胳肢窝里的书“啪”一声摔在茶几上。转身又回到厕所。她仔细看了看已经被自己浇湿了的手纸篓，似乎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总觉得那个烟头随时会燃烧起来，于是她从马桶后面拎起洗厕所的毛刷子，使劲摁进那一堆已经被浇湿的手纸，那些潮湿的纸张迅速被压扁。白月光稍微有一点反胃，她习惯性地屏住呼吸，然后用指头捏住垃圾袋，旋转了两圈，开了门丢进了一楼的垃圾堆。

你在干吗？白爸爸站在门口一脸迷茫看着女儿。

月光还是没有回答。从他的右侧闪进房间。从茶几上拿起那本书：你能改一改在我的书上乱写乱画的习惯么？

白爸爸站在房间门口，一脸严肃看着女儿，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重大问题：你到底在干吗？

你为什么和我说话总是在不断发问，你能不能不问？

不问的话……白父迟疑了一下：不问我怎么和你对话？

你觉得一个人问，两个人就可以对话么？

好吧，那我不问了。白父妥协了：但你至少告诉我，你到底在干吗行么？

白月光有点抓狂：你觉得我在干吗？

你回答爸爸的问题能不能不要总是用问句？轮到白父不让女儿发问了。

可以。白月光从父亲的房间里走出来，一脸焦虑：我现在说的这两个字就是句号。

这是她这个星期和父亲说过的第七句话。也是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句。

这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一个八月的刚开始的星期三的晚上。离白月光上班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的八月刚开始的星期三的晚上九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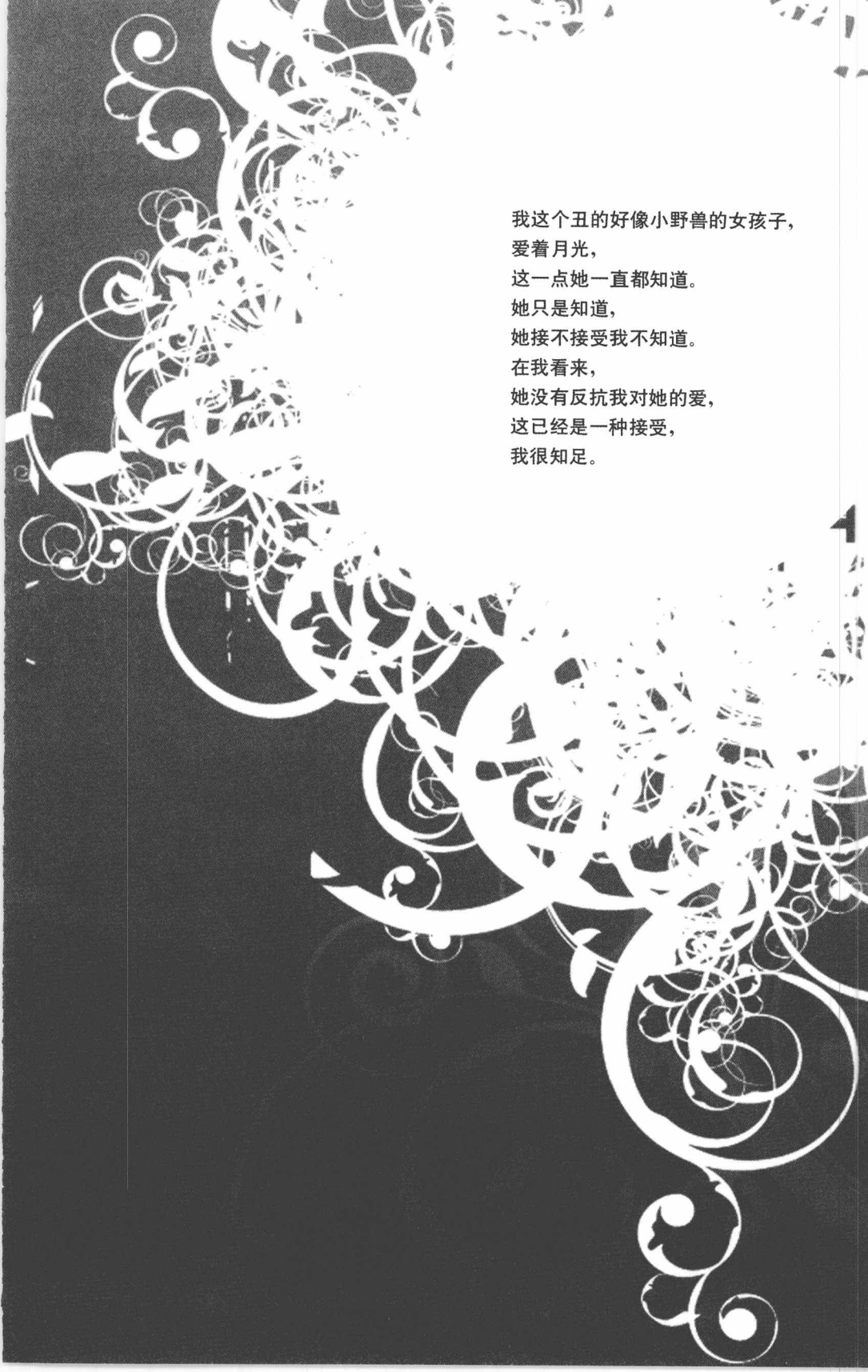
白父看着女儿头也不回“咣当”一声关上了房间门，忽然在这个瞬间想到一句话：“孤独是联系彼此的纽带。”虽然他也不怎么弄得明白脑子里为什么会忽然跳出这样一句文艺腔十足的话。

接着他回到房间，想起什么似的，从水池里捞出一个小小的洗干净的烟灰缸。放回到洗手间里。同时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女儿之间想要沟通是无可能的，但他对女儿心里又存在一些温暖，恐怕这样也是好的。可以抵消很多自身或者是女儿给他造成的更深的孤独感。

但同时，他对这种“不可能”的意识，随着女儿和他相处的时间越多，也就更加清晰。







我这个丑的好像小野兽的女孩子，  
爱着月光，  
这一点她一直都知道。  
她只是知道，  
她接不接受我不知道。  
在我看来，  
她没有反抗我对她的爱，  
这已经是一种接受，  
我很知足。





“您是这座城市上空的一盏指路明灯！”

“别别别……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就直接说，您有什么事儿想和我交流吧？”

“您真的是这座城市上空的一盏指路明灯，指引很多迷途的人！”

“好吧，我是明灯，您迷路了么？”

“您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那是蜡烛，不是灯。您能说说您的问题么？”

“您辛苦了，您是这座城市上空的一盏指路明灯，您……”

“切出去。”白月光按灭了通话键，冲着玻璃窗外面一直捂嘴憋着笑的小导播做了一个挥刀斩断的手势。

她没有关闭自己的话筒键，只是稍微歪了歪头轻轻咳嗽了一声。又向导播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小导播晃了晃挂着一对塑料小熊耳环的脑袋，迅速抬起右手，伸出两个手指，那代表线上还有两路电话在等候。

白月光恢复了一贯冷静平和的声音：“我们有请下一位……”

“喂？”

“喂！”

“你好，我是月光，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室了。”

“哦……”

“怎么称呼您？”

“我姓陈。”

“陈先生，你好！”

“先生？”电话那端犹豫了一下，“我不是先生……”

“哦？你是小姐？”

“不是……”那个清脆的男声有些着急，“我只有十八岁。”

“十八岁也是男的啊，不能称呼你为先生吗？”

“呃……”对方显然很紧张。

“好吧，”白月光自己打圆场，“陈同学？”

“嗯，是的。”对方的声音像是松了一口气。

“你好，陈同学，你的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可以大点声么？”

“哦……”

“你不用紧张。”白月光揉了揉左边的太阳穴，把对方的通话键往上推了推，“你怎么了？”

“我……”对方很迟疑，显然是听到上一路电话里这个主持人的不耐烦，“我……有点紧张……”

“是我让你觉得紧张吗？”

“有一点……呃……也不是……其实……是我第一次打电台的热线节目，所以有点紧张……”

“哈……你不用紧张，我每次接到电话听到说是第一次打进来，也会有点紧张呢。”

“是吗？”对方显然不太相信，“你每天接这么多电话也会紧张啊？”

“当然啊，”白月光开始缓和气氛，“如果每个人都紧张地说不出话来，这个节目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我怎么会不紧张呢？”

“呵呵呵呵……”

她听到耳机里传来的笑声，满意地把撑在直播台上的手臂抱回到了胸前：“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要说么？”

“有。”对方的声音好像在下决心，“我失恋了。”

“是吗，十八岁的陈同学，你能告诉我这是你第几次失恋么？”

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第三次。”

月光听到这个回答，不由自主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哼”的音节：“前两次是几岁时发生的？”

“第一次是我十六岁，第二次是一年前。”

“十六、十七、十八……你每年失恋一次？”

“呃……对。”

“我可以理解为你从十六岁开始，每个三百六十五天里就经历一次从开始到结束的恋爱过程么？”

“呃……对。”

“第一次是你的高中同学，第二次还是你的高中同学，第三次也是你的高中同学，我猜得对么？”

“不对。”

“哦？那么……”她又沉默了两秒钟，“第一次是你的网友，第二次还是你的网友，这一次又是你的网友，对么？”

“也算对。”

“也算？”

“我们见过面的。”

“哦……见过面的网友？”

“对。”

“那还是网友啊？”

“但是我们见了面的。”

“好好好……”白月光很怕这种绕圈子的答案，“你的网络女朋友怎么你了？”

“她……”对方似乎很伤心，声音接近呻吟，“她……她和我的兄弟好上了……”

“兄弟？”白月光开始装糊涂了，“你哥哥？”

“差不多吧……”

“差不多？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

“我不知道他比我大还是比我小。”

“呀？！”白月光装惊讶，“你的兄弟你不知道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那么你妈妈该知道吧？”

对方清了一下嗓子：“月光姐，他不是我的兄弟……”

“啊，你刚才不是自己说是你的兄弟嘛？”

“对……不对……呃……他不是我的兄弟……他是……呃……兄弟……就是……呃……”对方显然又紧张起来。

“嗯……就是你的男性网友。”白月光接上去。

“对嘛！”对方好像觉得白月光不太能听懂自己说话。

当然，她是装的。这是白月光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她非常善于从每一个人的用词语句当中寻找漏洞：“网友是网友，兄弟是兄弟，这完全是两回事，我就奇怪呢，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哪里冒出那么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见对方不说话，白月光接着诱导他，“说说看，你的网络兄弟把你的网络女友怎么了？”

电话那端的呼吸声突然沉重了很多：“我真的很喜欢她的……她开始也说很喜欢我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兄弟告诉我说，我老婆给他跳舞了，但是之前我求了她很多次她都不肯。我去质问她，她说因为我兄弟求她，我说我之前还求过你呢，我的分数上不去的时候你都不肯跳，她说那还不是因为他是你的兄弟嘛，她说都是为了我才在他的房间里跳的。但是我晚上给她打电话她不接了，还说要和我分手，我又给我兄弟打电话他居然关机了，我觉得他们俩……”

“你等等你等等你等等……”白月光在直播室里皱起了眉，“你说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什么房间？什么跳舞？什么什么分数？你们干吗呢？”

“是这样的，月光姐……”陈同学试图用最简练的语言让白月光这个网络游戏的白痴明白，他在说的的是一个聊天室。只要有女孩子肯在某个人开设的房间里跳舞，就会迅速拉升人气，房间的开设者就会加分，赢得好评，“我的兄弟每天晚上和我在一个网吧里上网，我老婆也是在那个网吧认识的……我们……”

“好了好了……”白月光打断他，她再次揉了揉左边的太阳穴，“我明白了，我想你们是在玩一种网络游戏，我没有兴趣加入其中，但是我听明白了你的故事。简单点说，这个女孩子愿意在你的这个网友的什么房间里跳舞为他增加人气，但是就算你求她，她也不肯在你的房间里扭上一扭。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呢，有问题，或者说是背叛了你，所以你很难受，失眠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给我打电话，对么？”

“呃……”对方显然还有一肚子的委屈想说，“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听你的节目的，我觉得你特别……”

“别别别……别说我，你只要回答我，我刚才总结你的故事对



还是不对就行了。”

对方犹豫了一下：“对……可是……”

“别别别……别可是，对就可以了。”白月光再次迅速打断了这个男孩子。

“对。”对方似乎感染了白月光的斩钉截铁。

“你想听听我的意见？”

“是啊……”那个声音听上去真是很困惑苦恼。

“陈同学，你今年读高中还是大学？”白月光转移了话题。

“呃……我已经不上学了，我在网吧工作。”

“啊？那你还否认我叫你陈先生？”白月光自己小声嘟囔了一句，“你在网吧干了多久了？”

“三年。”

“呵……”白月光拉长了声音，这也是她的招牌调子之一。她又抬头看了看玻璃窗外面的小导播，她正托着下巴听得津津有味，似乎在等待白月光的下一句话。每天晚上，收音机外都有无数人捂着嘴巴等待白月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回答，她会用非常刻薄的话语把每一个有问题的困惑者逼进一个死胡同。

“月光姐，我真的很喜欢她……”对方又哀怨起来。

“嗯，”白月光哑嘴表示同情，“我知道，但是对方似乎没你喜欢她那么喜欢你。”

“是，”隔着电波也能感觉到那孩子的沮丧，“我该怎么办呢？”

“小陈，”她改了称呼，“你真的很想听我的意见么？”

“对啊……我觉得你特别……”

“好好好，我知道……”白月光再次打断他，“小陈，我的意见也许不怎么能安慰你，也许会让你更加郁闷，你也愿意听么？”

“愿意愿意愿意我愿意听，我觉得你特别……”